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四

藝文三　表　牋

晉

上愍帝表　　劉琨

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凉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

崤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来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内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

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子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

國沒而無恨

原劉琨表　　盧諶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

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幷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户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閒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幷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

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忘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

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客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闗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滎部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

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没皆憑向琨若琨於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虜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畧

不及亦由遇此戹逆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
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
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
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崎嶇亂亡之際夾
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
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
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
棄之不令殊俗之竪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

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畧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幷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

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纎芥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元魏

上安邉表

高閭

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逺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来之荒徼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柔然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

衆不能成患雖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産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歴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智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

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来拒與之決戰若其不来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

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歳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

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

上應詔陳時宜表

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痒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於下君人之量逈高謙光之

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禄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絶譏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名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

福則康於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内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茍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不虞古

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
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寛其往来
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
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邱下館之粟以救
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幷四州之租
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
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
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

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太和十四年秋日

請弛鹽禁表　　甄琛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茍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吏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

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所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

之迹時讀中葉騣税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税大魏恢愽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税惠實遠矣語稱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

君無所取頋弛兹鹽禁使沛然逺及依周禮制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唐

謝撰攀龍臺碑蒙賜物表　李嶠

伏奉恩敕編撰攀龍臺碑文賜臣物四百段研精不優篆刻無術下帷闚蛟龍之學搦管慙鳳凰之思猥辱隆命俾圖光範戴天如跼仰大象而增迷遊聖為言撫營魂而自失寧足以發揮一德揚搉萬分述虞后之孝思

談姬文之睿業而天情不匱帝造無涯式推愛敬之心用廣褒崇之惠披文相質本殊黄絹之詞頒賞計勞遂承紫泥之渥荷寵惟懼瞻恩載靦祇奉之日悚汗交馳無任慙戴屏營之至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謝賜長男官表　富嘉謨

伏奉勑賜臣絹一百疋又奉勑除臣男之輔尚舍直長史麗澤之來匪月而降受賞轉級惟臣及子寵渥所分臣無與二夙夜惶悸萬殞增惕然旌節所統緣邊千里

禦寇既廣兵賦自殷受任非據屢移年祀未能司大事而静外慮汔小康而蠲内役而崇班厚眖載在臣門將何以祗拜殊渥光顯休命此微臣所以有死無報也南望闕庭以榮受懼無任悾款之至

宰相等上尊號表　　張光庭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合其德知微其神至人契其道德應者天錫其命道尊者帝受其名伏惟陛下充享天心誕承丕命仁育萬類道光四表功業見乎變徵符應乎

時往者國步多艱克清內難皇天眷祐受命文宗允叶
聖謨肇修人紀不易日月再造乾坤此陛下之神武也
若乃欽明上古允恭克讓綴學設教定禮創歷章施五
采克諧八音緝熙之教成肅雍之德備此陛下之聖文
也若郊祀天地文之經也敬事神祇文之德也柔遠能
邇文之化也登封告成文之表也非大聖則不能合其
典謨非至神則不能制其通變故功成者不可不表德
至者不可不崇是以百辟顒望三靈乃眷將謂鴻名尚

闕大典未敷臣等昧死上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陛下將以首出千古表正萬邦伏願守神器之至公遺
鳴謙之小節徽名不可以深拒大典不可以固違則乃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凡在含生不勝大慶臣等區區
敢以固請

第二表

伏以聖德廣運神功莫大昭升於上敷聞在下是用稽
古歷考元符敢備鴻名以光帝冊陛下烝烝大孝翼翼

小心沖讓推誠未允羣請臣等愚蔽罔知所圖臣聞聖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智無不通物無不照其德合其名稱蓋聖人之總名非王者之私受昔周尊后稷推以配天所以美其聖矣及思齊文王人樂其德所以稱其聖矣及下武繼文能受其命亦稱其聖矣是以列聖相承受天之祜是則前聖有紀而後聖無名陛下聖無不通神無不妙克受文命大定武功稽之於古則如彼考之於今則如此豈可鴻名大寶未有所崇蓋天

授者不可違人欲者從其願伏乞暫回玄鑒俯察丹誠

使文德武功鬱為稱首朝聞其道夕死是甘區區以固

請無任悚踴之至

第三表

臣等竊因輿頌上奉鴻名丹懇備陳玄鑒猶邈是故退

省方策進輸真誠伏惟陛下少回天恩則海内幸甚臣

聞天下者列帝之公器聖號者先王之至名故業崇則

器尊道在則名應理徵不假義與無私今天之祚唐光

乎累聖天則有命聖可無名今若違而不居請而不允豈所謂畏天命以從人欲之旨哉伏惟聖以知時神以妙物文經造化武定邦家書云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光昭帝圖莫斯為大不稽古之明義豈在今之能名臣等虔率舊章奉將元命非敢虛美以答其詞伏願上察天心下自人聽使百靈遂望萬古式瞻則朝聞其道夕死無恨臣等不勝懇迫之至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樸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来惟有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意或有泣者則知

人心有感不可晝誣但臣州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並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

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来集恐成頹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草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表　　王維

中使至伏奉手詔幷賜臣皇太子所寫御製中和節詩序聖澤曲臨天文下降日月爛其光彩風雲蔚其氣色捧讀驚駭魂守失常臣伏以天地有常萬物必由其化陰陽不測聖人能為之節然後垂文章以鼓天下之動張宴樂以導天下之和三五以還盛美斯在伏惟陛下

以道御物以文化成立言盡經緯之本秉筆節陽和之中雖天旨玄深理絶於彌度而睿詞煥洽義歸於徳卲文輝三象諧同六律邁殷湯之晨露掩虞舜之薫風皇太子以聰哲之姿篆隸超妙鸞鳳之勢鍾王莫儔臣備守外藩獲承殊奬荷此非常之賜實惟希代之寶窺覩則河漢無極負戴則山岳為輕沉族捐軀何階上答不勝欣感之誠謹獻應制詩一首章句疎蕪義理鄙淺君唱臣和懽逢宴鎬之時濫吹徒歌輒効鈞天之末塵瀆

旒扆伏深戰懼無任祇惕之至

謝河東節度表　郭子儀

祇拜休命内揣薄才委任専崇周章失據臣聞邊之安危係於所用事之成敗諒在先謀故寸壁必求良工尺金亦資善製況夫謀兼智勇備列戎旃自守封疆頻淹歲序肅將朝筭剪滅兇徒此乃天工匪惟臣力陛下不遺犬馬命以驅馳收其分寸之勞加以丘山之賞禮因位重恩與日深常恐顛危不克負荷所以屢有陳讓乞

停范陽而手詔曲垂不蒙允許退就私室切愧明時素餐之詩自臣攸作今又更承奬命兼以河東邊境相連三千餘里烽燧列警斥堠須明雖則居安終資有備以臣獨制謂必無失然以能處一事身任一官猶擇其人且愧曠職況臣旁綰三節控帶數藩智有所不周心有所不及兵權倘失奔駟寧追實慮授受乖宜簡書是畏特望矜臣不逮察臣愚誠更選良能付以旌鉞則樵夫絶議官序有倫

謝副元帥河中節度使表

寄深匡輔任切安危寵命遄臨憂惶如灼臣智術凡淺才畧無聞承日月之光遇風雲之會自奉先帝徇以驅馳被甲即戎載罹寒暑比憑朝算克振天聲雖毫髮之功曾無足紀竟不能掃蕩妖孽使八方攸同謬踐中樞仍叨上將分茅錫社榮冠一時縷縷之誠切自增愧今又猥蒙驅策出鎮河中授臣以連帥之權委臣以專征之務雖才輕方名而任比桓文此陛下除奸之時乃微

臣死難之日切見自古忠義之士莫不扶危救禍憂國忘家雖在暮年猶思報主則廉頗強飯馬援據鞍以臣方之有甚前哲軍國事重不敢固辭誓竭股肱之力以副腹心之寄儻皇猷獲展寇難克平殞身戎行實無所恨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於商夏之實也杞不足徵

般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雕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蓋筠藥淳熬瀲瀦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乃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閈也禮曰觀禪云云所

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冀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奥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懃歌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以聞

進王維集表　王縉

中使王丞華奉宣聖旨應是王維文賦並仰錄寫進上者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為文未曾廢筆或散朋友之手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應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龍光於幽穸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

謝授左拾遺表　　呂温

伏奉制命授臣左拾遺又中使至宅奉宣進止賜臣本官告身澤濡窮鱗雷起幽蟄塵忝近侍冠軼常倫震驚失圖兢跼罔據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上自致為榮附下苟進為恥臣所以旣孤之後義不依人賣洛中之薄田歸闕下之舊宅退藏其跡默誓於心不邀利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唯願投軀盛時自結明主愚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

名猥憐孤直振零丁於絶望拔曖昧於
闕　獨斷皇
明起寘清列俯降中肯内賜官告特違恒例光寵賤臣
俾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巳一鳴驚人公朝得
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處顧惟凡陋叨此殊尤纒激
血誠銘鏤膚骨採拔恩重泥塗感深畢性命以為期裂
肝膽而何述唯當竭誠陳力効節明忠使丹心有孚白
首無玷然後敢望披雲捧日一識天顔則闔門之灰粉
知歸百生之志願斯畢臣家雖在城多適田野久廢簪

笏皆須營備不獲當時隨例拜謝闕庭

道州刺史謝上表

臣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星馳不敢遑息以今月七日到州上訖祇寵自天戰踢無地臣謬以孱庸早忝朝序再塵憲府三踐文昌竟不能著稱彌綸贊肅綱紀合行斥黜翻蒙奬任共至公之理分子物之憂自古審官莫斯為重臣才乏吏用識昧政經將何以克副聖心撫寧遐俗唯當勤宣皇化虔奉彞章

苦節勵精少酬萬一臣無任受恩感激之至

衡州刺史謝上表

臣伏奉五月十一日恩制授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謹以七月十五日到本州上訖恭承寵命循顧庸虛感怍失圖戰跼無地臣聞三載陟明虞書盛典六條舉最漢制宏規必在上允帝俞俯諧師錫臣謬領郡務素無吏能虔守國章布宣皇化匪寧夙夜再換炎涼仰奉陛下憂勤以恤遠人凋瘵雖撿身

肅下不敢愧於神明而阜俗移風竟未彰於績用將何以特膺睿奬簡在宸心當愷悌之旁求辱循良之盛選省躬增惕頓首知慙謹當罄竭精誠策磨朽鈍庶立日新之効少酬天覆之恩實望聖慈照臣肝膽臣無任感躍屏營之至

寒食謝新火及春衣表　　武元衡

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新火及春衣等熒煌自天纖麗同降束帶斂袵晝飾之道已加捧炬迴光照臨之榮荐

及臣以薄才濫居臺憲曠官尸祿驟涉歲年陛下未責前過尚容舊職忝陪班列兢惕每多載冒簪纓慙惶益甚今時惟清明律中姑洗當改燧火既荷維新之恩未去緼袍更沐衣輕之賜猥霑鄙陋曲被幽微臣雖至愚豈不知愧伏以先皇之德未報陛下之澤又深揣分循涯過叨獎遇將仰申裨補俯効涓埃惟當以火燭心焚灼不忘於盡瘁以衣勵己曳婁常誓於糜軀嫉惡觸邪進賢惟善有死莫貳知無不為伏冀聖慈鑒臣丹慊無

任踴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火及新茶表

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二斤者慈澤曲臨恩波下浹光燭閭里榮加微賤驚歡失圖荷戴無力臣庸鎖無堪謬參風憲曠官尸禄已涉歳年竊位妨賢心知不可陛下弘上天之私覆迴白日之餘光錫貢頒榮布芳新於令節鑽燧改火燭幽昧於蓬門既荷維新之恩更沐時珍之賜將何以仰申裨補俯効涓埃惟當焚灼丹誠

激勵愚魯況先朝之恩未報陛下之澤又深省分循涯

伏增隕越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為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請刻御製箴銘碑表

權德輿

臣前竊睹御製賜靈鹽節度使杜希全君臣箴一篇輒

請刻石於太原興王之都與玄宗所製起義堂頌碑並

列垂訓後代光示萬邦伏奉批表及賜臣等手詔俯蒙

允許仍賜臣一本又賜臣御製宸扆台衡銘二首并敘

精義微言深於羲文之旨明訓大誠叶於舜禹之謨涵周詩而軼商頌準天地而懸日月五彩彰施而溢目八音均調以動心至於上下咸和君臣交儆僻邪無自而入猜虐不萌於中鬱堙底伏之氣宣強悍譏訕之説泯援申甫以作誠紹唐虞而追蹤誠文教之極而至治之本也臣餘生陋質材朽功微陛下獎厲過深寵錫逾厚使得獲睹殊觀接聞至音目以勲賢稱其威武跪捧震駭顧循悚怍實願周旋奉戴内以為子孫藏恢演昭宣

外以垂金石刻今者琢磨已就刊刻方施至於次序篇章論載年月未敢即定謹令圖畫進上仍請於碑首正面刻作御製箴銘四字其下刻年號月日字建箴銘二首并序其碑首陰面伏請準起義堂頌碑例刻年號月日字建其下刻臣所上表疏伏蒙批表勅語及所賜臣手詔庶使後之觀者尋其并連究其本末以知盛德之事懿鑠丕顯游揚無極臣之所願也不勝忻懼悃懇之至

青帥乞朝覲表　　柳冕

臣備位方面守鎮海隅顧無理平之績猥受增秩之榮而不自愧者顔之厚也竊感江漢朝宗之義鹿鳴君臣之燕頌聲之作王道之始也國家自兵興之後不遑議禮方岳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以一切之制例無朝集之期日不覲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三年於兹矣犬馬齒衰益深戀主葵藿將暮空仰太陽古人云日雖不為葵藿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

職在戎馬身辭日月願因朝謁一見漢儀亦臣之誠也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朝會者禮之本也臣安敢忘故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唐虞制也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殷周制也三載上計以會考課兩漢制也其或不朝則以禮讓之故孟子曰諸侯之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黜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以六師移之然則諸侯朝會尊王室也可以廢食不可以廢朝洎秦滅古制罷侯置郡漢立王侯並建守相聖唐稽

古兼而用之故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至於京師十一月禮見會於尚書省其朝覲也應考績之事至元日也陳筐篚之貢集於朝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穆穆濟濟靡然成風太宗之遺政也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者矣四方多故始有不朝者矣戎臣恃險未有悔過者矣臣忝閫外之寄竊憤不朝之臣故每忘寢與食思一入覲庶因微臣率先天下則君臣之義親而不踈朝覲之禮廢而復興臣之幸也常

恐負薪之疾溘先朝露覲禮不展殁於下泉臣之憂也
又臣四年已來頻乞骸骨聖恩哀憫許為擇替無德而
禄殃釁荐臻臣雖上恃天慈不殞瘴癘而下悲骨肉繼
以死喪及聞諸將帥亡没亦衆臣自悼何德以堪久長
昔公子牟身在江海之上心馳魏闕之下則鄉國者人
情不忘也闕庭者臣子之戀也朝覲者國家之大禮也
是三者人之大願伏乞陛下憫臣丹懇許臣入朝再謁
聖顔萬舞稱賀斯願畢矣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辭平章軍國重事表　　裴度

伏以公台崇禮典冊盛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況累承寵命亦為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令臣猶參樞近竊懼無以務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冊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口

薦李源表　　李德裕

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

惔之少子天與忠孝嗣玆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纒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絶心禄仕垂五十年暨於衰暮多依恵林佛寺本惔之墅也寺之正殿即惔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巳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棄於王朝臣竊為陛下惜之

代裴相公辭官表　　劉禹錫

臣去冬得疾近日加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及其未亂披露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長亦不為短

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常懼官謗以
招國刑令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為幸甚厚豈復咨嗟所
恨者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之化自量氣力忽恐
奄時則心有微素無階上達伏惟聖慈照鑒臨而察之
伏以三公非曠職之地宰相非臥理之官臣伏枕之初
已有陳乞請罷真食兼辭貴階伏蒙優詔纔遂一事頻
降中使慰勉再三専令御醫旦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
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可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

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臣且危假餘年幾何惟易直外鎮獨得無恙竊持此理權位難居伏乞賜臣停官許在家養疾就閒辭祿或冀有瘳害盈福謙固是神理儻天眷綢厚念以伏事多年臣之所陳未蒙便遂則國朝勲舊以疾辭位者皆得致仕使其家居足以頤養既有成例著於舊章伏望天恩特賜哀允

柳州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臣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

州刺史以六月二十七日到州上訖臣早以文律叅於士林德宗皇帝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訟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宫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恩以塞餘罪無任感恩隕越喜懼之至謹遣軍事十將劉伯通

奉表以聞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祗荷寵私不遑寢食臣聞古之制爵禄者爵以居有德禄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宦不期達值陛下文明撫運大闡元猷搜采衆才幸忝甄録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荅鴻造忘其薄陋委之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而為教蠲除細故務安

黎獻庶幾清淨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忠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臣以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伏奉勅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收獎非次昇遷感戴驚惶殞越無地臣性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録擢在翰林僅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字上答聖明及移秩宮寮甲宂疎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禄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

寢食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黄葉敢望雲
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
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乂寧臣得為昇平之人
遭遇已極況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正履
冰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効蹈身
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
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元和十四年三
月二十八日

杭州刺史謝上表

臣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以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訖上分憂寄内省庸虛仰天戴恩跼地失次臣謬因文學忝厠班行自先朝黜官以来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惟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邊隔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

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肝瀝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知況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答生成未知死所惟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恤人隱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冀酬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懇切之至長慶二年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伏惟陛下嗣膺歷數重造寰區將致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首勤恤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首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缺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奬飭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

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惟詔條是守惟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亭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閒微臣或希報効塵黷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

為太原鄭尚書謝賜旌節等表　令狐楚

今月七日中使尹偕至伏奉勑書手詔慰喻臣及將仕參佐等并賜臣官告旌節寵命併臨榮光疊至欽承捧受感惕難勝臣昔為諸生所冀微禄揣摩鉛鈍際會清平伏惟皇帝陛下至德配天大明並日朝有多士國無幸人若臣庸虛何足比數階緣所職被服殊私居郎吏之中已為饕竊立戎旃之下安所堪任前奉詔書除臣節度託肺腸而三省覺魂魄之九飛懇款未申恩光荐

至使從天下拜迎而萬姓懽呼王在日中照臨而一方
安泰編綸言於寳軸揮宸翰於綵牋旣賜諸侯之旌又
降將軍之節委之刑賞許以便宜臣實何人忽蒙斯寵
重如山壓薫若火炎無以為容不知自處謹以今日凖
勑拜受訖伏以旌唯進善節以詰姦昔常傳聞今則祗
受度才非將雖天地所知禀令於君豈風塵敢犯誓當
保安四境和叶三軍灑帝澤於州閭振皇威於邊境難
酬天造庶竭臣心所守有限不獲陳謝無任感戴忭躍

之至

宋

代陳州李相公陳情表　　楊億

臣聞匈奴未賓去病以之辭第先零尚熾充國由是請行臣雖至愚常慕前烈輒茲披露甘俟誅夷竊以無用之臣明君不畜彼其之子載籍攸譏況臣爵為通侯任居方鎮權兼節鉞位峻台槐厚禄萬鍾深負素飡之愧元戎十乘莫伸汗馬之勞方今邊候多虞軍書尚警朝

廷未得以高枕帷幄頗聞於運籌而臣世受國恩身膺
閫寄禽息鳥視徒自取於便安烽舉燧燔曾不思於効
用豈人言之可畏實鬼瞰以是憂每念及茲毛髮俱聳
伏望陛下曲迴元造洞鑒丹誠許於戎行之間乃至重
難之處賜之驅策俾効疲駑焚老上之龍庭誓殲餘孽
還伏波之馬革庶畢乃心憤發由衷兢惶俟命

第三表

臣近者再貢封章備傾忠款忽奉優詔未賜允俞俯僂

無從隕越於下竊以賈生一匹夫耳乃願繫於單于下式彼何人斯猶誓死於南越況臣職居連帥位冠列藩大旆高牙任雄節制貂冠蟬冕地峻公卿台端無汗馬之勞竊禄有懸貆之誚矧惟家世際會國朝爰念先臣逮事太祖契風雲之嘉會被雨露之殊私乃至延賞後昆冒榮昭代而不能圖勲竹帛濟美箕裘但恃貪緣仰希覆燾負乘致寇必自取於顛擠懷安敗名實有孤於豢養況今斧扆尚煩於旰昃邊陲未掃於欃槍帷幄之

臣方圖於廟勝介胄之士咸願於身先如臣忠烈之餘況忝崇高之位茍貪寵禄輒避征行何以報累朝之恩何以塞輿人之誦伏望陛下恕以再三之瀆鑒兹丹赤之誠俾執干戈以守方面況臣齒髪雖暮亦可强飯於廉頗膽氣未衰豈愧横行之樊噲誓約癬於絶漠願喋血以釁兵執金鼓以長驅隕鋒鏑而無恨憤悱斯極陳述尤煩干冒宸嚴期於得請

謝降詔不允所請表

臣近者不自揣循輒傾愚瞽屢陳奏牘上扣天閽罄犬馬之誠蓋思報主犯雷霆之怒豈敢顧身方懷惟谷之憂忽降封泥之詔靡加罪戾曲示褒揚撫已無從戴恩彌厚伏念臣掄才甚薄冒寵居多領近輔之雄藩據中台之顯位賦禄至厚殆踰千戸之封衛社無功空忝三軍之帥徒晏安於富貴實靦厚於心顔屬邊戍之未寧固戎臣之思奮繫單于之頸孰不有心搴翎侯之旗人皆賈勇爰述乃誠之懇迫兼陳奕世之貲緣以至徵前

朝戚屬之家未嘗避一時軍旅之役披堅執鋭必誓於身先冒刃摧鋒庶求於死所少塞素餐之謗免貽青史之羞徒罄勤拳終成孟浪瀆尊不已既罹犯上之愆獲罪攸宜合正投荒之典豈謂陛下俯矜僭越特示優容未寘金科曲頒芝檢八行睿旨備極於丁寧一介微軀豈勝於隕越仰戴乾坤之造旹酧雨露之施

進瞻彼南山詩表　　司馬光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

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旂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伏見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及先帝御書御集

又幸寶文閣親為飛白書�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
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
醪殽斂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
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為樂
令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為燕之具
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徠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
志者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熏蒸條鬯浹於肌
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

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為陛下之於羣臣可為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沉酣於茂恩饜飫

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污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伏惟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為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

為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馘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
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一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
所以攘却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勲懿業威靈所存遂命
有司分建原廟圖績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
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兹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
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
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

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為職竊覩秘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安以所聞為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闕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

經指觧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删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畧可見文理迂疎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

隨表上進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製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羣史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僞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内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

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稿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為不敢不上銓次無法牴牾實多仰汚覽觀伏須罪戾豈謂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佗書焜燿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為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灝噩無涯逈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

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

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貞觀而為

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竊以周之南董漢之

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

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樕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

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爝

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

懇款之至

謝提舉崇福宮表

伏奉敕命宜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囊奏上陳始虞報罷黈聰垂聽亟沐頒恩祗荷寬優伏增兢悸伏念臣才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忝塵二禁汚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莅閒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沉痾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刋舊聞逮陛下之纘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擕稾在外

奏編未經蓋簡冊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
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紬書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
以負恩私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糜禄廪嘗自訟
而靡遑尚或無厭復求自便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
陛下大德包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
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常法乾坤至大雖萬物皆
遂其生雨露新霑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顓愚之無狀容
僥倖以兹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

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偏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
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
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
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
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
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
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
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

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宫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禄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書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隐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

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録三十卷又參考
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
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
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
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
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
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
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

下寛其安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麵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顔有靦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迂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

且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於茲日致禮有秩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為益圖忠義之報

謝賜資治通鑑表　張舜民

臨政願治乃聖主之用心受詔修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陛下生知典學性好觀書豈止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幾

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得徧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尚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量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之間出入將隨於十九年之內其間明君良臣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畧條教魁梧之偉功休咎庶徵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抉摘殺究褒崇善良網羅羣言囊括舊史如海之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澮之末

流敵映彫蟲之小技旅遊東國常屢嘆於斯文留滯終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苦言官之督責熟諳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揭為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神宗皇帝欽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板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豈謂門牆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涕流拜嘉汗浹此乃伏遇

陛下聰明迪祖宵旰思皇留神於乙夜之勤訪問於西清之奥伏遇太皇太后敉寧大業持載烝民安所寶之檢慈格無疆之壽考遠追三鑑坐振四維顧一介之靡遺與羣賢而樂共儲無儋石曾非菽水之憂家有賜書留作子孫之寶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張耒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恵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思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厚德無疆

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依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旦雖籩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為後死者豈不偶爾尚足矜榮

唐

諫皇太子牋　薛元超

臣聞位隆載鼎居之者匪易業峻承祧守之者為重何則天下之本屬在元良歷選前修鞱尋往傳伏惟殿下

晝堂凝社幼彰岐嶷雕宮誕膺夙擅温文大孝因心不由於外奬深仁植學性禀於自然故能聿膺景福式光正緒皇基永固宸構克昌加以識贍機物天姿獨秀生知之量振古莫儔比者監守務殷親覽政事所闕視聽決斷如流凡有朝野僉論歸美况臣委質階陛齒跡宮闈忝聞喜躍實百恒品區區所望惟願盛德日新勵玆三善無忘四術率土蒼生幸甚見去年之內數名學士等入討論經籍亹亹不倦此之令問播於遐邇在外聞

者誰不欣然今夏已来接對遂簡講藝之道有謝曩時
臣之事君在於無隱敢緣兹義輒獻愚忠但臣知識庸
淺未足以發明雅訓求之史傳請揚搉而言焉昔漢苑
招賢高軒洞敞曹園愛客飛蓋連陰此乃副君之待士
也亦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謐詢降禮桓榮用承於誨命
此則副君之尊師也魏太祖征并州留太子在鄴頻出
畋獵崔季珪進而諫曰盤於遊田書之所誡魯侯觀魚
春秋譏之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深惟儲副以身

為寶今忽馳騖陵險誠有識者所以惻心惟太子燔翳捐畢以塞衆望太子報曰昨奉嘉命廣開正路翳已壞矣畢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晉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温嶠中舍人劉放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不垂堂以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殿下縱一日之娱忘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况在聖明太子答云省所陳明卿等動静數示此則副君之納諫不以為嫌者也非獨一時之美事固亦千載之芳猷且思

患豫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陳之禮經列聖典謨可為
龜鏡殿下昔在藩邸時以打毬為戲當此之日已經墜
馬近取諸身足為深鑑又陛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
車駕發後天慈許入苑内臣竊惟殿下之意既承恩旨
始復出遊適以上副聖懷非徇盤遊之樂固以苑囿之
地草樹極深絶磴危嶠往往而有控纖離之馬影踰流
電擁太阿之劍氣駭奔星截輕禽逐狡兎倘有銜勒之
變雖悔何追如戶奴等色非是一種或反逆之裔或破

亡之餘皃犾遺醜兼在其數寀計兇謀理難懸測忽有潛身翳薈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每一思至此䰟爽飛越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於危辱也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子問之子春曰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體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倘馬逢驚佚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伏謂打毬馳射深是危機天后所賜誡書殷勤至切綢

羅今古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於循懐虛已書云山林隠逸草澤髙人揔萃春坊冀朝夕設對採其匡贊廣納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瑩襟靈於藝圃散耳目於書林披帙横經克勤無怠此之至戒亦何不思殿下敦崇儒術闡揚文藝爰置學士奬拔人物應斯舉者若登龍津莫不延頸企踵思承顧眄皆願隳肝膽露款誠布衣之交一言相託尚有懐知己之遇銜國士之恩殿下數存接引與其切磋道義竭忠進善必日有異聞則王裕

彌光金聲自遠頃日時景炎爀不敢望以引名令高秋戒序景物漸涼伏乞聽政餘閒留情墳典所讀班史請畢殘功前者別勑賜物本錄殿下書進時請臨池染翰使筆力轉遒仍請逐月一兩度㨿喚學士因為設食文學張君相素明莊老命之談說能暢玄風殿下假以温顏人各申其藝業鉤深理窟者思憤懷蛟摭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亦一時之奇觀可以渠慮怡神預在宮僚人知自効便辟取容者疎之正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

之務而省遊娛絶無益之慾而敦節儉以儒墨為城池翺翔其際以禮義為干櫓棲息其間一則遵天后誡書不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所發揮豈不美歟豈不盛歟殿下居養德之辰天下屬望聰明睿智何所不察若稍加引納實廣德音臣曲荷財成濫蒙委任雲雨之施預霑於品物丘山之恩久越於涯涘懼速官謗罔寘心靈不揆謏聞輕陳短見庶同纖壒敢類涓埃所冀增山之高裨海之闊臣某頓首謹言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五

藝文四　劄子奏疏一

漢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弘李廣奮

節于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行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行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内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産歳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立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横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功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駁立左氏春秋博士疏　　范升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

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鄒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鄒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争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顔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學無憂絶末學也今費左二

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

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讓博士疏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懸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晉

復鄉舉里選疏

衛瓘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

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竝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廷共相舉任於出才之

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嚴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乞歸老疏　　王述

臣曾祖父魏司空泉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

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

先誠歸老丘園

謝拜大將軍疏　　劉琨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受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

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
於澠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
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
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効要
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
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㫖伏
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陛下龍姿日茂叡質
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

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於外越在秦郊
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歴年才質駑下
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
無殖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
臣前表上聞敢縁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茍存偏師之職
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
雖身膏野草無恨黄壚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
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

悖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垍之
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
其於披堅執銳致身冦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
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北周

陳時宜疏略　　樂遜

其一崇治方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
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歳責有成益謂猛濟

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中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宜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

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向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敝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

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
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
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
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
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
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
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選置州郡自可內
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

祿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為名然迨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刧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强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强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

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寛仁彼為刻薄我必恵化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舋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妾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隷作車後儀容服飾華美炫耀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爵

賞有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
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服所安不敢
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
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
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
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
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隋

勸學行禮疏　柳昂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維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闗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尚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致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獘流蕩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肎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

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撣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獘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

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

唐

諫遣內臣疏　　裴潾

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

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静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澂本正名實在今日

諫刺史縣令不宜杖辱疏　裴耀卿

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犯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寃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免死誡為至化有恥且格為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

吏稍别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只施於杖扑徒隷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今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恥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

論劉從諫求為留後疏　　李絳

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已死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北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意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從諫挠朝命其將士必不從令朝廷久無處分彼

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
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
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勑宣
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
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
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蓄兵刀足明羣心殊未
得一帳下之士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

理

宋

諫北征劄子　　張齊賢

方今海内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為我有者蓋有不足也

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制人此

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邉鄙寧邉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邉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有擇利避害安肎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内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

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税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

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開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
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恵此以
徳懐遠以恵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
之與屈膝在術内爾

進尚書孝經解劄子　文彦博

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又閣
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以至徳要道孝治天下臣今輙於尚書諸篇中

節錄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録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時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錄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古求治之意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寶為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

御遹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

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輒於尚書三十二

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於重複温故者凡十篇錄進

篇別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

觀堯典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

宏綱撮機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典掌四時使民務農利

用厚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斯皆後世聖帝明王所宜

祖述而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摘其目以敘之舜典虞舜之德重華協帝故列於二典後世作者雖三王之盛不可及矣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至於四岳十二牧官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驩兜竄三苗殛鯀四凶人而天下咸服故曰舜有大功二十茲所以重華協帝大禹謨禹稷臯陶共事舜帝君臣同寅咸有一德故矢厥謨咸厥功曰俞曰都乃君倡臣和之美其謨則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之所以為聖帝明王以此臯陶謨臯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臣謨議之協恭後王所宜為法益稷謨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帝庸作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臣謂斯言可為深戒伊訓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以尹之斯言愛其君忠於國可謂至矣有臣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洪範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兹乃人君尤當慎思之葢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為法不可不慎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為重無逸此篇周公以戒成

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故成王服其訓戒乃為令王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於禁中出入省覽以為龜鑑臣亦嘗錄此篇為圖以進以助聖覽伏望曲留睿意立政周公告於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葢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得賢則治非賢則亂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唐虞稽

古建官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戒庶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懐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成王稽古建官為治之本後之帝王所宜詳慎孝經圖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邇英伏覩閤中有仁祖命學士蔡襄所書孝經圖張於南壁以便觀覽有以見仁祖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惟皇帝陛下天資聖德行在孝經嘗閘令講官備録經義進於禁

中臣伏望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疏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悦宰相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葢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况臣菲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

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顔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正所謂素飡尸禄齪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修立

性明悟者任其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
務有學通古今職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
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
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
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
至仁未忍以大義責成而臣獨不内愧於心乎臣復自
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
或未詳盡臣常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畧

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納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煩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兾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令臣之愚猶懔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納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封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藴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兾聖慈特賜詳擇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録劄子　司馬光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稽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謨誠為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偏閲而周知所以提其綱目撮其

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
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
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
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
卷謂之歷年圖上之所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
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
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
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

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寳訓了日若别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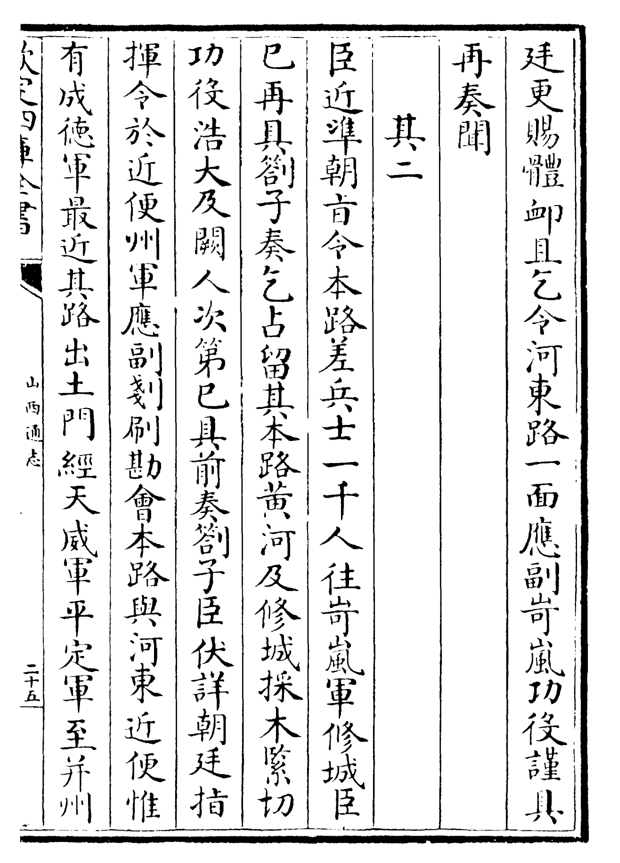
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元祐元年月日

乞免差人往嵒嵐軍築城劄子　　歐陽修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嵒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閒慢路分抽差令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著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闕人已

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剗刷例各無可抽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鄰路抽差應副次令準朝旨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闕悞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其如於事有闕在官之職不敢不言

況今年黄河水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别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為即今諸處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别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内抽人即轄下例各别無閒占之人可差伏乞朝



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役謹具
再奏聞

其二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黄河及修城採木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刷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

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况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原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彼是即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廢弛况除定

州外瀛雄祁霸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强壯一二年内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益以北虜即今别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黄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别河上兵士全少如去歳若旦夕遂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體

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語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

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令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臣風聞邉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陜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邉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茍一言不合則忿

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與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寛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

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勑差往河東擘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勑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擾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勑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方闊遠山川險絶竊慮僻

遠之處不能遍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久諳

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往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

臣今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台與相見所貴詢訪兵

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

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邉上

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户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

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

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竝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

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入内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

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説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堀壕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

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劉寨兵馬尤多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己事鄰乃其常理二虜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邉鄙當先自河北不

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

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敵人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輕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邉虛戍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敵

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日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

曾遂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悮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修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

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濠淺須合增城浚濠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修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葢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岢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學習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令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

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内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内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二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

人大小强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邉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在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悮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厢軍三萬人數内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邉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

二千七百餘人内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蕃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威勝軍兩指揮内一指揮絶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蕃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閲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

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録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歷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採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

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

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十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糶斛斗

賣疋帛絲綿銀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園忌獄空祭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户和糴砦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右謹具如前臣令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轉運司慶歷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歳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千

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算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算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内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而壊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絶其大錢利既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黄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

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撓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𠜝新開沽酒務據轉運司

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萬貫
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㪷昨來為入中數多無處
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鎬又減放馬軍歸京是
利人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見在
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况河東
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闕不
多不比陜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
進止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令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歴三年轉運司抛配秋税支移數目勘算得今年博糴斛㪷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令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

兵士見於河南保徳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徳等軍凡九處和糴斛㪷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令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徳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九十三處博糴斛㪷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保徳軍送納令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徳州納則此十三處博糴

可以減放

舉劉義叟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樸之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為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令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爲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歷三年三月内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户人烟既少客旅不來酒税課利無由趂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趂課利不得

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絶少實難趂辦課利見令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卻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租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責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

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邉上納米一斗用錢三百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内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户二税和糴不與開閣税則户長陪納和糴則村户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户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

配與見在人戶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幷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著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如京使孟元知兵書䟽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内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崇義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禮賓副使張岊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權鎮川堡陳懐順府州人有勇好戰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

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嵜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知保德軍劉承嗣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經行陣嵜嵐軍五谷廵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并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頎清勤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吴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代州崞

縣令王旭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知并州太谷縣張伯玉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使令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取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

草為患葢河東山險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無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絶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搬擔地理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搬擔百姓備見遠搬辛苦褁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重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卻雜役兵士諸處修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

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曰政等下山白草共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四束內在州每月約支三百一十三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一百四十餘束約得向去八年零七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

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搬擔至
今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
爛因採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著擔草人戶却
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子三百文省事頗
多 一據嵜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
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士一百三十六
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九萬二千九百餘束
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

算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申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忻州亦為刈下無人搬擔配與百姓人户亦多將稈草送納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絶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令已下手收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税和糴

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歷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令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敝道路怨嗟葢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邺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緊其官吏能

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户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户為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户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户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户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

五等一戶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秘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爲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二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葢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縣將貧民下戶減放差

配令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陜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

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户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户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内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都監田朏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才勇久在邉上累曾隨諸將戰鬬乞朝廷

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材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内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並甘同罪令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

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
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
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
以此可為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
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
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
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
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監牧劄子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

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葢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内更差一臣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栅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

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

少閒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
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
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
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
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
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
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

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卻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賔院官一員並至秦州以東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𠒋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更改如允臣所請乞

賜施行令取進止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户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户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為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户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官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户等第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配定其糟每斗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

會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别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令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户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為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辨舉王鞏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謫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鋭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愈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

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輦是也輦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輦上書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例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輦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之兵部侍郎趙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

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輩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輩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便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五